朱子年譜

考異 附錄

六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朱子年譜

考異附錄

(六)

王懋竑纂訂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之一

癸巳

答楊子直云。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在於內。而凡視聽言動語默出處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此書以何叔京書參考。自在癸巳。

答王季和云。嘗謂道之在人。初非外鑠。而聖賢垂訓。又皆懇切明白。但能虛心熟讀。深味其旨。而反之於身。必有以信其在我。而不容自已。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矣。但讀書不可貪多。今當且以大學爲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如此庶易見功。久之浹洽通貫。則無書不可讀矣。此書未詳何時。疑在癸巳後。

答游誠之云。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

答吳德夫云。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工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

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譏也。癸巳後。

答胡寬夫云。更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間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切不可容易躁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底言語。暗中想像。杜撰穿鑿。枉甲心神。空費日力。又云。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當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如看論語。今日看到此段。即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雖好。且未要看。直待此段分曉。說得反復不差。仍且盡日玩味。明日卻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以類推之可見。不然雖是好事。亦名妄想。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癸巳後。

答陳師德云。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於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於操存涵養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也。癸巳後。

又答陳師德云。示喻格物持敬之方。足見嚮道不忘之意。持敬正當從此而入。此必來書舉程子語。至於格物。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尙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明顯之功。而必搜索窺伺於無形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將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進於日新矣。壬辰癸巳間。

考異

答吳德夫。按此書所云工夫既深。則指格物致知。講明義理。非徒反觀內省之謂。又答呂子約云。李先生之意。大抵且要簡節疎目。先整頓得大體。是當。然後卻就上面仔細檢點。是亦學不躐等之意。與此正同。

甲午。

答江德功云。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取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卽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不當以此字訓彼字也。）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人莫不與物接。但或徒接而不求其理。或粗求而不究其極。是以雖與物接。而不能知其理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也。今日一與物

接・而理無不窮・則亦太輕易矣・蓋特出於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餘論・而非吾之所謂窮理者・固未可同年而語也・且老之他書・格字亦無訓接者・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疎略・以病後世之學者也・又謂佛老之學乃致知而離於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爲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若曰佛老之學欲致其知而不知格物所以致其知・故所知者不免於蔽隔離窮之失・而不足爲知・則庶乎其可矣・甲午後・

乙未・

答王子合云・學者工夫・則只如易傳所說・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是要約處・若說須要識得端倪・而心體可識・則卻是添卻一事也・又云・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得如何爲是・如何爲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矣・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爲窮理也・乙未後・

丙申・

答黃直卿云・近日看得後生・只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會・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丙申後・

考異

按此書・與爲學先要立本文義一書相發明・爲學只當教學二字立本・文義立字疑有誤・卽所謂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也・只爲爲學字立字・少涉疑似・遂有立本居敬之解・細看語意・全不如此・以此

書說之愈見分明矣。

丁酉。

答程正思云。論語舊嘗纂訂諸說。近細考之。所當改定者。什過五六。知近讀此書有緒。甚欲相與商訂耳。

又答程正思云。論語說三篇甚仔細。所訂集註中一二字甚善。如三事之爲三者。當卽改易也。此書及濂溪集濂溪書堂記。在丁酉·祠記在己亥。此云祠記·當在己亥後。

己亥。

語錄。聖人言語甚實。且卽吾身日用常行之間可見。惟能審求經義。將聖賢言語。虛心以觀之。久之道理自見。不必求之太高也。今如所論。卻只於渺渺茫茫處。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如此則與身中日用自然判爲二物。何緣得有諸己。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爲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聖賢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賢用心處。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腳都不著地。其爲害反甚於向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在大路上。今之學者卽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余大雅。

庚子。

答曹立之云。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祕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己分修習。隨己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

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爲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

答林擇之云。此間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樸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檢點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似痛下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卻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卻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包詳道云。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扭捏底工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也。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功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勤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庚子後。

答陳超宗云。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爲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如此可以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庚子後。

壬寅

又答陳膚仲云。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翦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卻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閒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偸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壬寅後。

癸卯。

答項平父云。所諭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唯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卻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答李叔文云。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卽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添著一求仁字。卽轉見支離。無摸索處矣。癸卯後。

答廖子晦云。察私心所從起。亦不記當時如何說。然亦非謂平居無事。而伺其所起。但操存有功。卽念慮之萌。無不知覺。未能如此。卽此心應物之際。不可不審其邪正公私。而施克復之功也。癸卯後。

考異

答廖子晦。按此說似淺。卻有實下手處。表裏內外。都是一齊用功。審其邪正公私。卽所謂考之事爲

之著者故居敬窮理原互相發此條雖似淺近然正是初學下手工夫不可忽也甲辰

答葛叔重云示喻日用工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爲佳讀書亦是如此先自看大指却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甲辰後

又答葛叔重云來喻所謂深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拈出此字眞是聖賢眞的要妙工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甲辰後

又答葛叔重云發見之端只平日省覺提撕處便是只要人就此接續向下推究令其開闊卽不曾說等待尋討將來做此工夫也甲辰後

答周舜弼云向時所說居敬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只是如此但覺得先後緩急之序愈分明親切直是先要持守上著力方有進步處也孟子說性善及求放心處最宜深玩之甲辰後

又答周舜弼云且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卻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卻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原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甲辰後

答程正思云諸書再看義理未安處甚多皆是要切大頭項處令人恐懼不可言甲辰後

又答程正思云。所喻孟子前日因一二朋友看到此疑其說之不明。方略改定。正與來喻合。甲辰後。

答王欽之云。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事接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病。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去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爲出處語默之察。譽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甲辰後。

答路德章云。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爲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龜山嘗譏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皆私智之繫。正謂此耳。又謂儻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尙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即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即孟子果然迂闊而公孫衍張儀眞可謂大丈夫矣。甲辰後。

答黃直卿云。所論太極散爲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顚沛不可間斷。此說大概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耶。蓋既曰各具一太極。則

此處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之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見得。皆不但爲渾然自守之計而已。然此亦只是大概法象。若論日用工夫。則所守須先有箇自家親切要約處。不可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其隨處運用。亦須虛心平氣。徐觀事理。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維也。既先有箇立脚處。又能由此推考證驗。則其胸中萬里洞然。通透活絡。而其立處自不費力。而愈堅牢開闊矣。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逐旋將來做工夫。則亦何由有進步處耶。此書未詳何時。疑在甲辰後。

考異

答黃直卿。按此書言太極最詳。其曰。不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又曰。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維。又曰。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何由有進步。則大指亦可見矣。後之言太極者。大率想像思維比量湊合。其於朱子此書。亦未之深考也。

乙巳。

答劉公度云。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册聖賢之言。皆須仔細反復究竟。至於持守。則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揑合而已。

答潘端叔云。承需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註屢改不定。卻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

錄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仔細喻及。卻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修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又看得何如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些滲漏也。

答胡季隨云。大抵欲速好徑。是學者今日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指出敬字。眞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眞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顚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

答高應朝云。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士子。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工夫。卽恐學者將家常茶飯。做箇怪異奇特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終無補於爲己之實也。乙巳後。

答詹體仁云。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種。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啓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有以救之也。爲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置。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底。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爲先。修身則以循規矩爲要。除卻許多懸空閒說。庶幾平穩耳。乙巳後。

丙午.

答潘公叔云.近年讀書頗覺平穩.不費注解處.意味深長.修得大學中庸語孟.頗勝舊本.

答劉子澄云.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日前看得.誠是不切.亂道誤人也.

又答劉子澄云.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卻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同.乃爲修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眞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

答潘恭叔云.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眞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義.然於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大抵今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唯失卻聖賢本意.亦分卻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

答胡季隨云.道理無形影.惟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仔細.卽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格物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曾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不以深戒也.內午後.

考異

答劉子澄.　按此云.方別尋得頭緒似差簡約端的.此爲子澄言之.子澄好編類文字.有向外浮泛之

弊。故以此力箴其失。前書所云。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卽所謂簡約端的。非另有不言不語工夫也。　按此兩書。鄒譜皆載之。而余注語亦附其下。但後書截載自近覺向來以下。似爲朱子自道之語。而其意未明。今幷載居官一段。則向外浮泛。指編綴異同而言。乃謙己誨人之辭。文字語言之外。別有用心處。卽指押文字之類而言。而非另有不言不語工夫。其意愈明白矣。

答潘恭叔。　按此所云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此爲恭叔言。欲其向裏著實用功。所謂因人說法。應病與藥者。非向來先後緩急。果有倒置處也。其下卽云病其說之太高與太多。其意可見也。鄒譜僅載前段。而合之與子澄書。則似朱子至丙午方自悔者。正學考以丙申至丙午十二年爲一大關鍵。至此主敬工夫益親切。皆是誤認。不可不辨也。

丁未。

答潘恭叔云。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工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看得愈見親切端的耳。

答王子合云。大率尊德性一條章句似已詳備。更熟玩之。自見工夫分別處。日用間常切提撕。著實下手。方見得力處。若只解說。無有了期。不濟事也。

又答王子合云。道卽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在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丁未後。

又答王子合云。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心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後書所論欲識端倪。未免助長者得之矣。然猶曰其體不可不識。似亦未離窠臼也。（丁未後）

考異

答潘恭叔。朱子早年爲學。於答江元適、汪尚書、鄭景望、陳正己諸書略可考。而己丑之悟。則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其確據也。至庚寅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終身守之不易。而敬字親切之妙。於庚寅答林擇之書已言之。是後言之不一。蓋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雖欲擬其近似而不可得。而輒敢率爾批判。其毋乃輕於立言乎。

戊申。

答符復仲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卽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卻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

答黃子耕云。示諭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復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更（元本作便誤）要純熟。直待（元本作得誤）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

躐。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戊申後。

又答黃子耕云。示諭爲學之意甚善。但恐更須看。令簡潔明白親切。令下工夫處約而易守。乃佳耳。別紙兩條。亦覺繁雜。本末始終之說。只是要人先其本後其末。先其始後其終耳。不必如此多說也。又云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爲學者說盡曲折。故又立此名字。今人反爲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添枝接葉。無有了期。要須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折分明。便依此實下工夫。方見許多名字並皆脫離。而其工夫實處卻無欠闕耳。戊申後。

答楊志仁云。兩書所諭存養工夫甚慰。但此亦是依本分事。正不須把來作奇特想。只合趁此心地明淨處。大著胸懷。將世間道理精粗表裏。從頭至尾。理會一番。交他眞箇通透無疑礙處。方是向進。若只守此些箇。不敢放開。每看義理。亦揀取元妙高遠無形無象處。方肯理會。如此則遂成偏枯倒向一邊。將爲有體無用之學。而與老佛無以異矣。戊申後。

答陳抑之云。曩亦嘗有聞於先生長者矣。勤勞半世。汨沒於章句訓詁之間。黽勉於規矩準繩之內。卒無高奇深渺之見。可以驚世而駭俗者。獨幸年來於聖賢遺訓。粗若見其坦易明白之不妄。而必可行者。私竊以爲儻得當世明達秀穎之士。相與講之。抑彼之過強。此之不及。吾道庶其明且行乎。戊申後。

答汪長孺云。大抵明道先生所謂會體此心者。蓋謂涵養本原。以爲致知格物之地而已。如云聖賢千言

萬語。只要人求其放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此意也。未可說得太深。亦不是教人止於此而已。戊申後。

答方賓王云。示喻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甚慰鄙懷。但以所謂三條觀之。恐前日講貫之功。猶有未究其極者。而今日所講操存涵養者。又未免離卻前日所講。別作一段不言不語工夫也。大學之序。自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深自有次耳。非是以今日日之誠意正心爲是。卽悔前日之致知格物爲非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日所聞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所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戊申後。

又答方賓王云。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耳。戊申後。

又答方賓王云。易傳所云。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爲無邪心。而必以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則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愈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則其得失亦可見矣。戊申後。

又答方賓王云。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末終始。無非己事。但須實進得一步。方有立脚處。做得後段工夫。眞有效驗爾。非謂前段工夫未到。卽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自爾也。戊申後。

己酉。

答陳膚仲云。大學近修得益精密平實。恨未有別本可寄去。易啓蒙、太極西銘、通書解、義學記各一本。謾往。

答吳伯豐云。論孟中庸。儘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走限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卻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答方賓王云。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意思。便以爲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擎夯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爲其學者。於其工夫到處。亦或小有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眞不可以不戒。己酉後。

答李晦叔云。持敬讀書。表裏用功。切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爲空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彼而舍此耳。其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又云。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裏各用力耳。若有所偏。便疑都不曾做工夫。

今且逐日著實做將去。未須比量難易。計較得失。徒然紛擾。不濟事。反害事。要令日用之間。只見本心義理。都不見有他物。方有得力處耳。己酉後。

又答李晦叔云。操則存。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自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又云。此須反之於心。只就放去收來時體看。只此操時當處便存。只要工夫接續不令間斷耳。又云。罷卻許多閒安排。除卻許多閒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下註脚。己酉後。

答林伯和云。爲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卽昏昧。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語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乎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己酉後。

答汪叔耕云。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爲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爲眞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沉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

體之實而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甯反復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天下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游反復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又云幸且置此而卽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處虛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則力自進持之以久亹亹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於心目之間矣大學章句一本附往古人爲學規模及今日用功次第盡在此矣勿以爲老生常談而忽之也此書及大學章句在己酉後

語錄無許多事古人已自說了言語多則愈支離如昨來所問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使是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不是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皆以敬爲本敬卻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要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放教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是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爲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楊道夫已酉後

庚戌

答周南仲云熹頑鈍之學晚乃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

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謀哉。大抵聖賢之言。已是明白眞實。說盡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致詳。使句內無一字之不通。則其道理無一毫之不察矣。切不可爲人大言相誑。如九方皐相馬之說者。而妄意馳逐於語言之外也。

答方子實云。示喻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爲端莊整肅。不至放肆怠惰。庶幾心定而理明耳。程子主一無適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持守得定。而不馳騖走作。卽是主一。主一卽是敬。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答李子能云。承喻及爲學之意。甚善。但如此用力。頭緒太多。令人紛擾無進步處。故程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衆理自著。日用應接。各有條理矣。近思錄前三四卷。專說此事。近修定大學解。亦說得此次第分明。可細考之。依此節次。做一兩年工夫。自當見得門路。立得根本也。

答黃道夫云。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氣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禮運之言。亦自有分別。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者氣也。詩曰。天

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眞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上下千百餘年之間言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筆而其說之同如合符契非能牽聯配合而強使之齊也此義理之原學者不可不察庚寅後

答吳伯豐云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卻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能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庚戌後

答曾泰之云所喻鄉黨卒章疑義此等處且當缺之卻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修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即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爲己工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又云論語集註之作只是解說訓詁文義免得學者汎觀費力然所謂玩味省察工夫卻在當人不在文字也未詳何時以編次之例考之當在己酉庚戌後

語錄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稱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今且與之說箇樣子久之自見楊道夫

某舊得今年始無疑章伯羽

道理要見得眞。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澈。無有不盡。眞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爲是。如爲人父。須眞知得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爲人子。須眞知得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眞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眞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肯做。陳淳

擇善而固執之。致知格物。便是擇善。正心誠意修身。便是固執之。淳舉南軒謂知與行互相發曰。知與行須是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要皆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陳淳

看道理須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闊。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面漸漸開闊。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縮埋。會得一句只一句。透。道理小了。陳淳

天下萬事。都是合做底。而今也不能煞定合做甚底事。聖人教人。也不曾教人煞定如何做。只自家日用間看甚事來。便做工夫。今日一樣事來。明日又一樣事來。預定不得。若指定事親。而又有事長。指定事長。而又有事君。只日用間看甚事來。便做工夫。陳淳

讀書理會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得來當。方理會別一件事。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件書不讀。這裏便缺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缺處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

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缺了一物之理。陳淳。

考異

朱子在漳州云。南來吾道得一安卿。安卿蓋知用心於內者。故深望之。所言多宏闊。蓋欲其展拓得開也。而安卿專用心於內。於朱子所言不無錯認處。如第一段道理。要見得眞。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此卽補傳窮之以至其極。極者至善之謂。事理當然之極也。語自分明。而安卿前所錄云。如論孝。須窮箇孝根原來處。論慈須窮箇慈根原來處。凡道理皆從根原來處窮究。此恐是轉了朱子語脈。只是安卿意指也。章句於此。只云究其精微之蘊。程子亦曰。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凊之節。初未嘗言尋其根原來處。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少長無不知敬其兄也。此是自然如此。何須窮究。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於此可識仁義爲吾性之固有。而非外鑠耳。若於事親尋其根原來處。自性中之仁來。於敬長尋其根原來處。自性中之義來。則是以事親事長爲借徑。而以識性中之仁義爲極。則其與楊慈湖所云。有時父召急趨前。不知不覺入闇奧何以異哉。安卿問曰。看道理尋根原來處。只是就性上看否。所錄答語。卻不甚分明。於此可見安卿本指。而所錄朱子語率多雜以己意。後來所見亦不出此。故終是展拓不開。而無以副朱子之望也。今所錄五段。與正學考所錄有不同者。覽者可以參考其得失焉。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之二

辛亥

答曹元可云。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是以頃年嘗刻四古經於臨漳。而復刻此四書。以先後其說。又略述鄙意以附書後。區區於此。所以望於當世之友朋者蓋已切矣。

答曾光祖云。大綱且得以敬自守。而就其間講論省察。便是致知。如得一分。便有一分工夫。節節進去。自見欲罷不能。不待刻苦加勵而後得也。但目下持守講學。卻亦不得不刻苦加勵。不須遽以助長爲憂也。

又答曾光祖云。求其放心。乃爲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工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卽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卻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

答劉公度云。此事別無奇妙。只是見成說底。便是道理。只要虛心熟玩。久之自然見得實處。自是不容離叛。便是到頭。若更欲別求見解。卽是邪說。鮮不流於異端矣。

又答劉公度云。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卽自有安穩受用處耳。千歧萬徑。雜物並出。皆足以惑世誣民。其信之者。既陷於一偏而不可救。其不信者。又無正定趨向。而泛濫於其間。是亦何能

爲有亡耶。

答吳伯豐云。近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略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狠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卻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略注其間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卻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也。

答陳廉夫云。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別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卻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眞有益也。辛亥後。

答周舜弼云。所喻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尙何問哉。辛亥後。

答鄭子上云。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豈是此事之外。更無他事。只是此本不立。卻無可下手處。此本旣立。卽自然尋得路徑進進不已耳。辛亥後。

又答鄭子上云。儒釋之異。正爲吾以心與理爲一。而彼以心與理爲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

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卻與釋氏同病又不可不察又云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其所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物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亦是見得不眞故有此病此大學所以貴格物也辛亥後

語錄　蓽卿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鄭可學

某今日且勸諸公屏去外務纏工夫專一去看這道理某年二十時已做這工夫將謂下梢理會得多少道理今忽然有許多年紀不知老之至此也只理會得這些子歲月易得蹉跎可畏如此葉賀孫辛亥後

考異

答吳伯豐　此云欠卻涵養本原工夫此爲伯豐言之末云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後來據此乃謂朱子晚年始悟涵養工夫豈非夢語　果齋李氏所論似本此書而末云學者則知所傳矣又或悅乎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與此恰相反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壬子

答胡季隨云願深省察且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近思等書子細玩味逐句逐字不可放過久之須見頭緒不可爲人所誑虛度光陰也

答劉季章云賢者比來爲學如何覺得多是不曾寬著心胸細玩義理便要扭捏造作務爲切己所以心

意急迫。而理未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

答項平父云。大抵爲聖賢之學。須讀聖賢之書。既讀聖賢之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爲學工夫。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

癸丑。

答鄭仲禮云。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見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由於此。不可不深戒也。

答許中應云。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己矣。來諭乃謂讀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蠭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徼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

彼之所以戕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甯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夫中庸之言。正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於隱微。而忽略其顯著也。若如來諭。則人所共見之處。間斷多矣。而曰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爲好高欲速之尤者也。

語錄。漢卿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年死。卻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嘆。以爲只如此不覺老了。還是以前就道理說。今就勳業上說。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葉賀孫。

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到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仔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脚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潘時舉癸丑後。

考異

答許中應。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致知處。即是力行。非有二事也。夫讀書所以爲學。未有爲學而不自於讀書者。讀書不離於章句訓詁之謂。朱子晚年與人書。其發明此意甚詳。故曰。持敬窮理。不是兩事。蓋屢言之。勉齋行狀云。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理。毋

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則已說成兩截。而非朱子之意矣。至果齋李氏。又謂晚年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始頗指示本體。令深思而自得之。其失朱子意尤甚。後來異論。皆自於此也。噫。此所謂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於饒胡以下諸公。又何責哉。　甯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此是眞實語。所謂學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爲己者。故朱子但譏其顯著處多所間斷。而不謂其有不睹不聞之欺也。若良知家。則借此語以遮掩其共見之過。而反以不睹不聞欺世。其不睹不聞之地。眞有無所不至者。而於陸氏之學。逈然其不同矣。故良知家雖託於陸氏。而實非陸氏之所許也。

甲寅。

答孫敬甫云。程夫子之言曰。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敬之與否。只在當人一念操舍之間。而格物致知。莫先於讀書講學之爲事。至於讀書。又必循序致一。積累漸進。而後可以有功也。

答胡季隨云。遺書云。先立根本。後立趨嚮。卽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云。收得放心。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甲寅後。

答林退思云。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

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嚮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以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甲寅後。○按此書與五十四卷答王季和第二書同。

答余國秀云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己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甲寅後。

答杜仁仲云良仲示喻敬字工夫甚善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識得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間都無走失耳甲寅後。

乙卯

答劉季章云所諭爲學之意甚善但覺如此私下創立條貫太多指擬安排之心太重亦是大病子約自

有此病。賢者從來亦未免此。今又相合打成一片。恐非所以矯偏補敝。而趨於顯明正大之塗也。聖賢教人自有成法。其間又自有至簡約極明白處。但於本原親切提撕。直便向前著實進步。自可平行直達。迤邐向上。何必如此迂曲繚繞。百種安排。反令此心不虛。轉見昏滯耶。

答王晉輔云。爲學大概。且以收拾身心爲本。更將聖賢之言。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復。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未可便肆己見。妄起浮論也。

答任伯起云。熹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尙未能如舊。流竄放廢。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

答林德久云。所諭日用工夫。甚慰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非晩定。須別求捷徑矣。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又云。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卻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磈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使省力耳。

答曾景建云。讀書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爲先務。然後即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復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發誠心正身修。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概論。以爲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

又答曾景建云。主一窮理。此二事知之甚易。而爲之實難。爲之甚難。（元本作易誤。）而守之爲尤難。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若驚於高遠。涉獵領解。則又不免如向來之清話。欲求休歇而反成躁亂也。

答趙詠道云。天下有正理。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審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嫉嫉姝姝自以爲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於此。則不唯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

答吳伯豐云。近日看得讀書別無他法。只是除卻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閒雜言語。則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聖賢眞實意思。如其不然。縱使說得寶花亂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識也。乙卯後。

答劉仲升云大抵學問專守文字不（元本作但誤）務存養者即不免有支離昏惰之病欲去此病則又不免有妄意躐等懸空杜撰之失而平日不曾仔細玩索義理不識文字血脈別無證佐考驗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便自主張以爲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爲是更不聽人說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粗厲激發已全不似聖賢氣象矣季章意思正是如此若只解義有差下字不穩猶未爲深害也又云更就自己身心上做工夫凡一念慮一動作更須著實體認此是天理耶是人欲耶仔細辨別勇猛斷置勿令差誤觀書論理亦常如此剖判自然不至似前悠悠度日矣（乙卯後）

答胡季隨云不要思想準擬融釋灑落底功效判著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工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灑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攷其自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之嘗言也（乙卯後）

答余正叔云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麤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恐亦未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卻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

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憒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卻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乙卯後。

又答余正叔云。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不可一向專靠書册。故稍稍放教虛閒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眞爲判然二物也。乙卯後。

答陳衞道云。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卻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眞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灑。而用處七顚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見得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毫釐絲忽間。不容略有差舛。纔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搬柴運水。卽是神通妙用。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卽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今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胸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纔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

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

又答陳衛道云。欲爲儒者之學。卻在著實向低平處講究踐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卻好且拈向一邊。久遠到得眞實樂處。意又自別。不似此動蕩攪聒人也。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卽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儱侗恍惚之間也。乙卯後。

答項平父云。熹一病四五十日。危死者數矣。今幸粗有生意。杜門屛息。聽天所命。餘無可言。所幸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剖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若學者能盡心遂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入德門戶。

答孫敬甫云。示諭爲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敬之一字。乃學之綱領。須更於此加意。元本作遇誤。使有所據依。以爲致知力行之地。乃佳耳。大學向來改處無甚緊要。四字亦恐有誤。今謾往一本。近看覺得亦多未親切處。乃知義理無窮。未易以淺見窺測也。

考異

答劉仲升。按朱子所說兩種病痛。其支離昏昧者。蓋多有之。若妄意躐等。懸空杜撰者。則其據地頗高。而人亦不敢輕有訾議。所以自信愈篤。而其病則與支離昏昧者。實無以異。此有志之士。不可不痛戒於此也。

丙辰.

答劉季章云.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卽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能端的.故不能眞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試思之.

答方賓王云.所諭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答張元德云.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卻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答孫敬甫云.所諭因胸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知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爲

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概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閒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

答劉季章云熹今年之病發作雖輕而日月甚久又氣體衰乏精神昏耗大與常年不同亦是年紀催促理應如此不足爲怪但恨平生工夫只到此地頭前面地步有餘而日月有限又不得與朋友之賢者相聚日夕切磋恐此意一旦斷絕更爲後賢之憂耳

又答劉季章云熹衰病日益沈痼死生常理無足深計但恨爲學未副夙心目前文字可以隨分發明聖賢遺意垂示後來者筆削未定纂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

答周南仲云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册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箇題目在面前又卻低徊前卻不肯果決向前眞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答孫敬甫云南康諸孟是後所定本然比讀之尚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義理無窮玩之愈久愈覺有說不到處然又只是目前事人自當面蹉過也大學亦有刪定數處未暇錄去

答方賓王云病中卻於詭僞舊聞看得轉覺簡約精明非昔時比恨不得相與講之也又云舊嘗讀之覺得平淡著實中意味愈長

答張元德云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爲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覆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卻如此溫習乃爲佳耳

又答張元德云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句脈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體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卻本文肆爲浮說說得郎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丙辰後

答孫仁甫云人無英氣固安於卑近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恐徒爲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丙辰後

答孫敬甫云所示大學數條皆極精切由是充之使存養講學之功各盡其極更在勉之而已然大學所

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箇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攷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象箇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因修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又見得前賢讀書窮理。非不精詣。而於平常文義。卻有牽強費力處。此猶是心有未虛。氣有未平而欲速之意勝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丙辰後。

考異

答劉季章。按此書剖斷直截。最爲分明。但前與劉仲升書云。據自己一時偏見。使自主張。以爲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季章意思正是如此。以此參詳。則此書似非與季章者。蓋非所以矯其偏而救其弊也。或編次者之誤。未敢自必。姑記所疑。

丁巳。

語錄。且自勉做工夫。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有疑處。且須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輔廣

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又勝似前年。林夔孫

又諭輔廣云。今講學如此。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道理無安著處。若有主一工

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爲我有。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更緩散消索了。又云。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多。散緩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求箇心來存著。只纔覺放心便在此。輔廣

答度周卿云。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眞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

答楊子順云。夫子乘桴之嘆。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答葉仁父云。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脚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卽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待人。

答潘子善云。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

答吳伯豐云。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眞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伯豐講學精詳。議論明決。朋游少見其比。區區期望之意不淺。須更於此加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功有所施耳。

又答吳伯豐云。伯豐明敏有餘。講學之際。不患所見之不精。區區屬望之意。蓋非他人之比。但願更於所聞深體而力行之。使俯仰之間。無所愧怍。而胸中之浩然者。眞足以配義與道。不但爲誦說之空言而已。則區區之願也。

戊午。

答孫敬甫云。所論纔說存養。卽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著他。卽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爲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去年嘗與子約論之。渠信未及。方此辨論。而忽已爲古人。深可歎恨。今錄其語。謾往一觀。深體味之。便自可見也。

答劉李章云。來喻謂病只在懶惰者。亦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者。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惟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耶。

答劉季章云。來諭所云。書能益人與否。只在此心等說。此又是病根不曾除得。以鄙見觀之。都無許多閒說。只著實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長。不須如此。又只是立說取勝也。又云。趁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些

著實基趾。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杜撰計較別尋路脈底心力。須是實有用力處。久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虛負平生也。

己未。

跋南軒主一箴云。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賸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誦敬夫之箴者。要當以識此意云。

答熊夢兆云。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則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得做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未詳何時。以類附此。

語錄　先生語淳曰。子思說尊德性。又卻說道問學。這五句是爲學用功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卻只偏在尊德性上去。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恐只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事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只是自了。而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節。卻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吾友僻在遠方。無師友講明。又不接四方賢士。又不知遠方事情。又不知古今人事之變。這一邊易得暗昧了。一日間事變無窮。一身有許多事。一家有許多事。一國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與他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陳淳

先生語淳曰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所以聖賢教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卻是逐件上理會去

陳淳

先生語淳曰天下萬物當然之則便是理所以然底便是原頭處但聖人平日也不曾說箇天理在那裏方教人做去湊只是說眼前事教人平平恁地做工夫去自然到那有見處又曰如吾友所說從原頭來卻要先見箇大理在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處吾友合下來說話便有此病是先見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若把這天理不放下相似把一箇空底物放這邊也無頓處那邊也無頓處放這邊也恐攔破放那邊也恐攔破這天理說得蕩漾似一塊水銀滾來滾去捉那不著又如水不沿流泝源合下便要尋其源鑿來鑿去終是鑿不得下學上達自有次第下學中又有次第致知有多少次第力行有多少次第

陳淳

先生目淳申前說曰若把這些子道理只管守定在這裏則相似山林苦行一般便都無事可做了所謂潛心大業何有哉淳曰已知病痛大段欠了下學工夫曰如吾友所說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粗鈍

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如孟子從梁惠王以下都不讀。只揀告子盡心來說。緊要便讀。閒慢底便不讀。精底便理會。粗底便不理會。書自是要讀。恁地揀擇不得。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蓋了。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去理會。不要把做差異看了。粗底做粗底理會。細底做細底理會。不必揀擇論語孟子。恁地揀擇了史書。及世間粗底書。如何地看得。又曰。而今且云放下此心。平平恁地做。把文字來平看。不要得高看來看去。便自見得道理有穩處。不可纔看一段便就這一段上要思量到極。要尋見原頭處。如天命之謂性。初且恁地平看過去。便看率性之謂道。若只反倒天命之謂性一句。便無工夫看率性之謂道了。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亦且平看過去。便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若只反倒這未發之中。便又無工夫看中節之和了。陳淳

淳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聖賢說事親要如此。事君要如此。事長要如此。言要如此。行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見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如何。如喫饅頭。只撮箇尖處。不喫下面餡子。許多滋味都不見。向來此等無人曉得。說出來也好。今說得多了。都是好笑。近來看這樣話。都是閒說。不是眞積實見。陳淳

考異

朱子晚年於陳安卿屬望甚至。故訓語最多。所謂倒廩傾囷。羅列而進者。其云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吾友於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之。又可惜了。意可槩見也。然安卿自守所見。終是展拓不開。所錄朱子語。纍百千言。語意頗有錯雜。而所歸重在四面湊合。將來成一件物事。又每事必尋討原頭處。此只是安卿所見於語脈中。未免轉卻朱子意旨也。朱子云。如吾友所說從原頭來。又卻要先見箇天理在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處。吾友合下來說話。便有此病。是先見如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又曰。吾友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粗鈍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皆切中其病。後來與廖子晦書云。安卿之病。亦正坐此。因書曉之。無令久自拘縶。蓋已逆料其終。故亦未嘗望以傳付之任也。正學考五段。失載所言安卿之病。而於安卿錄有未盡得朱子之意者。則未之辨。今所錄與正學考有不同者。而附論之如此。以俟後之君子考而擇焉。安卿初意謂先見天理原頭。而後做工夫。朱子已力闢之。其後又謂於件件事上尋究本原來處。將來四面湊合。只成一件事物。於前說雖若少異。而實無異指。其件件講明者。總爲尋究本原。以爲湊合一件之地。所重不在件件講明也。朱子與廖子晦書論此最明。而曰安卿之病。亦正坐此。蓋指此爾。其云不可纔看一段。便就這一段上要思量到極。要尋見原頭處。語自分明。卻又曰致知就這事上。便見得這事道理原頭處。逐事都如此理會。便件件知得箇原頭處。與前語正相反。安卿又問曰。件件知得箇原頭處湊合來。便成一箇物事否。此可見安卿之意。而所錄朱子語。亦每有四面湊合將來。便只是一樣道理之云。此自安卿之意。而非朱子

之指也。朱子嘗云。曾子終身。亦只是戰兢臨履。中間一唯。乃不期偶然得之。非其初祈嚮到此地位。而後施下學之功也。如安卿所錄。乃是祈嚮到此地位。而後施下學之功者。恐非朱子語聖門工夫只在下學處上達。蓋未可易言。德行如冉閔。文學如游夏。皆不與一貫之傳。豈後之人皆在冉閔游夏之上哉。安卿所錄。有得有失。今亦未能細辨。姑舉其槩如此。俟後之人訂正其是非焉。

庚申。

答楊子直云。熹病日覺沈重。而醫者咸以爲可治。但服藥殊不見効。安坐拱手。以聽天命耳。不知近日更得何異書。便中望見告。此間卻亦讀得舊書。但鍛鍊得愈純熟。亦頗有實用。不專是空言也。

答廖子晦云。詳來諭。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眞。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眞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工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耳。此其意則然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令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卻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元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唆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

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分別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知顏曾洞見全體卽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語脈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爲一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其中零碎查滓之物初不異於前說也至論所以爲學則又不在乎事事物物之實理而特以洞見全體爲功凡此似亦只是舊病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訶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來諭又疑考異中說韓公見道之用而未得其體以爲亦若自謂根原學問各有一種工夫者此亦不然前日鄙意正爲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耳非病其不曾捉得此物藏在懷袖間也此是學問工夫徹上徹下細密緊切處向使不因來諭之詳終亦未覺其病之在是今幸見得不是小事千萬詳看此說仔細尋繹更推其類盡將平生所認有相關處一一勘驗當自見得如有未契更宜反覆不可容易放過也安卿之病正亦坐此向來至此說得旣不相合渠

便藏了。更不說著。逐無由與之極論。至今以爲恨。或因與書。幸亦以此曉之。勿令久自拘縶也。二詩亦未甚曉。恐亦只是舊來意思。但請只就前說觀之。恐亦可自見得矣。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繫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

語錄。廖子晦得書來云。有本原有學問。某初不曉得。後來看得他們。都是把本原處。是別有一塊物事模樣。聖人教人。只是致知格物。不成眞箇是有一箇物事。如一塊水銀樣。走來走去。那裏這便是禪家說。赤肉團上。自有一箇無位眞人模樣。黃義剛。

安卿問前日先生與廖子晦書云。道不是有箇物事。閃閃爍爍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則存。舍則亡。畢竟也須有箇物事。曰。操存只是教你收斂。教那心莫胡思亂想。幾曾捉定有箇物事在裏。又問顧諟天之明命。畢竟是箇甚麼。曰。只是說見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障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皆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黃義剛。○按此條。又見一百十七卷。不知何人錄。

考異

黃義剛錄。按此兩條。發明答廖子晦書意尤確。故附著之。據安卿祭文。以己未冬暮至建寧。未久辭去。與子晦書。蓋在其後。書中有安卿向來至此之語。可考也。廖書在庚申正二月間。此眞所謂晚年定論者。安卿在建寧時。不得預以廖書爲問。此記者之誤。義剛錄在癸丑以後。據錄言侍教半年。當是癸丑淳錄在己未。義剛錄多與淳錄同。凡此皆不可考。而安卿舉廖書爲問。則其誤無疑矣。

答或人（一作答劉公度）云。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略。不曾逐句逐字。仔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卻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齋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勾當甚事耶。

答或人云。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血谷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卻能交相爲助。如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託。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廣覽雜記。掇拾異聞。以讀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又云。知得如此是病。即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閒說話矣。又云。學者講論思索。以求事物義理。聖賢指意。則當極其博。若論操存舍亡之間。則只此毫釐之間。便是天理人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多比並較量。思前算後也。

答或人云。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卻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答姚徠云。蓋嘗聞之。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及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未詳何時。）

右朱子論學切要語。先君子手定目次。起己丑至庚申。爲年譜附錄。既纂集盈帙。適會有疾浸劇。竟

至大故前後凡六年尙缺而未補而已定者猶未盡脫稿也蓋先君子絕筆之書雖有未完而意指昭揭脈絡聯貫實與年譜匪爲大觀今敬因其舊附刻於年譜後分兩卷男箴聽謹識

朱子年譜後敍

朱子年譜。汲業師王白田先生纂訂也。汲童子時。卽受業先生之門。先生不徒授之書。習其句讀已也。嘗書朱子白鹿洞學規。粘之壁間。諄諄提示。自慚爲貽下乘。鞭策罔濟。獨是從學多年。竊窺先生博覽羣書。尤於朱子文集語類。反復觀誦。考核精詳。蓋朱子集羣儒之大成。學凡屢變。其提掇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以答呂伯恭劉子澄者。乃乾道庚寅。朱子年踰四十。後至七旬。凡與人書問往來大旨。皆不出此。此班班可考者。至答何叔京江元適諸書。則乾道甲申。朱子年未四十也。異學爭鳴。往往收其早年論議。與己稍合者。著爲晚年定論。又爲道一編。混淆其間。此年譜不可不作。而向有李氏洪氏二本。皆訛舛滲漏。淄澠莫辨。先生憂之。遂據李洪二本。而缺者增之。誤者刊之。幷擇朱子晚歲論學切要語。以附於後。比之閔闢錄學蔀通辨。意則同。而纂訂加詳也。未第時。卽編是書。厥後成進士。入館閣。汲於都門侍側。每退食之暇。必手朱子書而紬繹之。迨歸田里。誦賓筵凜抑戒。以至勗勉後進。罔非朱子義蘊。而年譜屢易其稾。直至易簀前數日。釐正乃成。蓋數十年精力。皆積於此矣。向已鏤板行世。今汲秉鐸吳邑。竊謂人文勝地。汲之譾陋。何以爲教。然回思先生曩所以教汲者。汲愧弱行不逮。而述其所教。轉以教人。猶爲補過。先生之教。不出朱子年譜一書。乃從芑貽雒師諸世契。取板攜以行。意欲廣是書於吳學。俾濟濟多士。咸知朱子之學。始終本末。確有可據。不至惑於異言。是亦先生纂訂之意。當今聖朝之表章朱子。可

謂至矣。既升十哲之列。又頒其全書於學宮。又於吳中建紫陽書院。賜詩褒美。此今日人文之所由盛乎。則是書也。行於世。或亦於教化有所裨補云爾。因備述所以附於卷末。時乾隆己卯孟秋。受業門人喬汲百拜謹識。

朱子年譜跋

右朱子年譜四卷。考異四卷。附錄二卷。國朝王懋竑撰。案先生字子中。號白田。寶應人。康熙五十七年進士。乞就教職。補安慶府教授。雍正元年以薦被召引見。授編修。上書房行走。二年春以母憂去官。特賜內府白金爲喪葬費。居喪毀瘠。旋以老病乞歸。生平身體力行。刻勵篤志。精研朱子之學。是書四庫提要已著錄。阮文達國史儒林傳稿稱其白田雜著八卷。於朱子文集語類考訂尤詳。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皆後人依託。非朱子所作。其說爲宋元諸儒所未發。嘗爲朱子答江元適書。薛子龍書考。根柢全集語錄。鉤稽年月。辨別異同。求其始末。幾微得失。無不周知。其言尤允當。又稱其歸里後。杜門著書。校定朱子年譜。大旨在辨爲學次序。以攻姚江之說。卽此書也。蓋先生生平以朱子爲依歸。是書專爲衞道而作。雖未盡合年譜體例。然竊謂卽以當朱子全書節要觀可耳。吾粵陳清瀾建嘗著學蔀通辨。以抉陸學之隱。謂新安、姚江之學。如薰蕕黑白之不同。亦爲顧亭林陸清獻藍鹿洲諸君子所稱。然盛氣以相詆。其去是書不啻上下牀之別矣。咸豐癸丑仲秋上丁日。南海後學伍崇曜謹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朱子年譜

考異附錄

六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纂訂者 王懋竑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童振福）

✤E八四五 徐